

语言学研究

叹词在问答序列中的互动功能

完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基于互动语言学,问答可视为一种互动行为,问答序列中叹词的互动功能可以从话轮推进管理和会话双方实时关系管理的角度来系统考察。“哦、嗯、哎、啊”等汉语无标记叹词在问答序列中的互动功能,可以从其所处的序列位置得到描写和解释。叹词在始发位置可标记开启话轮、话题转换、吸引注意并引导轮换;在回应位置可表达认识状态与态度取向,并实施实时关系管理;在第三位置,叹词是结束序列的典型形式;在扩展位置中,前扩展中叹词引发问答,插入扩展常以叹词触发修补与澄清,在后扩展中可引导修补或评价。不同叹词在不同位置表现出可预测的功能分化,总体上看,问答序列中的叹词呈现出以位置为核心的功能谱系。

关键词:问答序列;叹词;互动功能;话轮推进管理;实时关系管理

中图分类号:H14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4-0020-17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4.002

0 引言

问与答作为相邻对是会话中十分普遍的行为。从互动的角度来看疑问的社会行为本质,“是在互动双方认知不平衡情况下,问者向答者要求获取信息或确认”(谢心阳,2021:134)。这包括两方面:针对命题信息是获取或确认;针对互动行为是共情或认同。不过,当说话者回答问题时,他们不仅向提问者提供信息,同时也在进行实时关系管理。所以,疑问句的功能非常丰富,也常常用作其他行为的载体,比如,会话修复(不好意思,你说啥?)提供帮助(需要我帮忙吗?)提出请求(你有十块钱吗?)或者发起质询(为什么迟到?)等。因此,在问答序列中,叹词的互动功能就表现得很充分,展现出丰富的互动功能。

1 基本概念

1.1 问答序列

问答序列(question-answer sequence)(Heritage et al., 1995:45; Schegloff, 2007:116)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语自然口语对话的互动语言学研究”(20&ZD295)、“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YS08)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重点实验室”(2024SYZH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完权,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

引用格式:完权.叹词在问答序列中的互动功能[J].外国语文,2026(4):20-36.



本刊微信公众号

称“问答对”(question-answer pair)(Zimmerman, 1995:220)或“问题—回应序列”(question-response sequence)(Stivers et al., 2010a)。以往的术语使用虽然不尽一致,但其所指基本现象是一致的,即:发问方以疑问式向对方寻求获取信息或确认信息,构成相邻对前件(first pair-part),下文也称其为始发位置或发问(话轮);回答者则可以提供对方所需要的信息,或做出其他类型的回应,构成相邻对后件(second pair-part),下文也称其为回应位置或应答(话轮)。实际上,问答序列是最典型的相邻对(Stivers et al., 2010a)。

一般认为,问答序列需要满足以下五项标准(Stivers et al., 2010b):第一,问题必须是形式疑问句(即依赖词汇—形态—句法或韵律疑问标记)和/或功能性问题(即有效寻求信息、确认或认同,无论是否使用疑问句型)。这样的标准关键在功能,比如,“赶紧告诉我他是不是还要我帮他”这类句子的结构分析是陈述句而不是疑问句,但具有疑问的功能。第二,诸如“Really?(真的吗?)”“Is it?(是这样吗?)”或“Yeah?(是吗?)”等新知回应语(newsmark)均被归入功能性问题。根据前一标准所述的广义问题分类,新知回应语符合标准,因其通常被视为寻求确认。第三,故事讲述过程中寻求听众特定回应的确认类问题不被归入为问题,例如,“And it was a Weight Watchers recipe right?(这是减脂餐食谱对吧?)”这种偏向问在问话人心里其实是有一个肯定答案的,并且预期对方会确认。这一类不算真正的提问。第四,以直接引语形式提出的问题不被视为问题,例如,And then he said “Aren’t you gonna come over?” and I’m like “No way.”(然后他问“你不打算过来吗?”,我回答“没门。”)第五,请求即时身体动作的问题,如果相关下一步回应是身体动作,则不被归入问题,例如,“Will you hand me a pencil?(递支铅笔给我好吗?)”“Can you open the door?(能开下门吗?)”因为考虑到广泛的概念化诉求与适度限定的研究范围需求之间的平衡,可以认为实际动作(如物品传递)与其他象征性回应(如“嗯嗯”、点头动作或指示手势)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将此类序列排除在采集范围外。本文研究所用语料^①遵循以上标准。

1.2 问答序列中的叹词

问答序列中,叹词常常用于回应中,是常见的单词型回应(谢心阳,2018),但也可以用于发问中,还可能处于问与答之后的第三位置(third position)(Schegloff, 2007)。本文将从叹词在序列中的分布出发,分别分析发问话轮中的叹词、应答话轮中的叹词、进一步回应(第三位置)中的叹词。而每种位置上又可分为自成话轮的(free-standing)叹词(即无后续

① 本文使用语料均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汉语自然口语对话的互动语言学研究”自建语料。所涉语料共计约30小时,转写后约80万字符。例句后括注语料编号。转写符号依出现顺序如下:(()),身势动作;↑,音高小幅突升;[],交叠;::,声音拖长,冒号多少代表拖音长短;@@,边笑边说;(0.4),停顿0.4秒;=,不同单位间无间隔产出;hh,话语带有更高的音高;(ng⁵⁵),记录语音;- ,截断的词;> <,语速加快;.,微小停顿(0.2秒以内);X,无法识别的音节;ZHANGYUQIN,隐匿人名;° °,中间的话语比两侧话语轻柔;↓,音高小幅突降;↑↑,音高大幅突升;@@@,笑声。

句的叹词)、话轮首的(turn-initial) 的叹词(即有后续句的叹词) 和话轮尾的(turn-final) 的叹词(即无后续句的叹词)。

在既往互动语言学文献中,关于问答序列中叹词的专论不算丰富,塔尼亚·斯蒂弗斯的文章(Stivers,2019) 是有代表性的一篇。该文探讨了极性疑问句的可能应答范围,重点在于对比各类叹词应答方式及其与其他应答类型的差异。以往关于社交互动中极性疑问句的研究已经识别出三类主要应答形式:叹词、重复与变形。该文将传统定义的原生叹词视为无标记叹词应答,如“呃”(Uh, huh)、“嗯”(Mm, hm);而将一些词汇意义明显的形容词、副词性回应视为有标记叹词,并分为三类,包括强化叹词(upgraded interjections) [如“当然”(Certainly)]、弱化叹词(downgraded interjections) [如“也许”(Probably)]及应诺叹词(acquiescent interjections) [如“好的”(Fine)]。该文据此探讨了各类叹词如何相互关联、如何区别于其他应答类型,进而揭示问题接收者通过这些应答形式实现了怎样的互动工作与关系工作。

本文只讨论无标记叹词回应,斯蒂弗斯(2018) 给我们提供了英语叹词的参照和分析框架的参考。该文证实了此前的发现,英语无标记确认性叹词仅仅确认了问题的命题(Raymond,2003)。然而,汉语的无标记叹词在互动话语中的功能显然更加广泛。在分析框架方面,该文提出,虽然叹词作为整体类别接受提问者的核心问题议程与设计框架,并承认提问者对问题命题的能动性——这些正是其他应答类型所挑战的方面——但有标记的叹词子类与无标记叹词形成对比,揭示了提问行为本身、应答过程或命题的行为事项(action agenda) 及命题的作用力等方面的问题。每种子类叹词都会对提问者或问题接收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视为对双方关系定位的微妙调控。该研究提示了我们不是仅仅从命题逻辑或信息传递的视角来看问答,而是把问答视为一种互动行为,从双方关系调节的角度来系统考察问答序列中叹词的互动功能,统摄并覆盖以往研究已经关注的认识状态表达、态度表达、情感表达、互动行为实施等方面(张瑞祥 等,2024)。

1.3 汉语问答序列中的叹词

笔者目力所及,尚未看到关于汉语问答序列中叹词的系统性专论,不过,有两项研究从各自的角度都涉及这个课题,给本文以启发。

王(Wang,2021) 基于自然对话中的问答序列,从会话分析视角系统阐述了汉语普通话问答系统的基本特征,探讨了普通话疑问句的语法编码机制、疑问句实现的社会行为功能及其应答形式。文章把汉语问答序列中的疑问句类型划分为三类:极性问、疑问词问、选择问。其中极性问包括三种句法手段:添加句末疑问助词、将谓语转换为“A不A”形式和添加疑问附加语。这一方案有利于互动中的叹词研究,本文采纳这一简化方案。

该文还提出与问答序列相关的社会行为主要包括三类:确认请求、信息请求、发起修

补;而问答序列的应答偏好主要包括:确认应答偏好叹词、否认应答偏好重复结构等。这一关于汉语问答序列的研究中有不少部分涉及叹词。文章提出,汉语问答系统缺乏通用极性叹词(如英语的 yes/no)，“是/不是”的本质是系动词,非真正叹词。叹词在应答序列中的分布特点是,确认应答偏好叹词,确认应答中叹词占 56%,这是因为叹词无命题内容,默认接受提问者预设;而否认应答回避叹词,否认应答中叹词仅占 17%,这是因为重复结构更能主张认识权威。正反问句(如“去不去”)要求重复式应答(“去”/“不去”),而使用叹词应答易导致极性混淆。关于极性问的应答,尼克·英菲尔德等(Nick Enfield et al., 2019)表明叹词作为语用无标记选项,具有跨语言普适性,其使用频率显著高于重复性应答。然而王(2021)的调查说明,在汉语普通话交际中,叹词并未像其他语言那样显著多于重复应答。

完权等(2023)将现代汉语叹词可视为社会互动的语言资源,整合会话分析、话语标记、语言使用研究、关联论、语篇元话语研究等理论对社会互动所使用的语言资源的探讨,提出一个社会互动资源的分类法,在此基础上得出现代汉语叹词作为互动资源的功能谱系,具体包括交互性资源、互动性资源和过程性资源三大类。这一关于汉语叹词的互动语言学研究中有不少部分涉及问答序列。在该文给出的叹词作为社会互动资源的功能谱系中,叹词涉及以下方面处于问答序列中的功能:信息求取、理解认知、协商角色、寻求确认、新知序列(一种特殊的寻求确认)、澄清序列(引导修复的特例)等。

此外,一些对叹词个案的研究也涉及一些汉语高频叹词在问答序列中的具体表现。这里仅概述陈天琦(2021)的研究,因其研究内容系统性强。本文把叹词分为“哟”等表情型叹词、“啊”等表态型叹词和“嗯”等表意型叹词,研究表明这三类叹词都可以进入问答序列。丰富的个案研究表明,汉语叹词在问答序列中的功能表现非常值得研究。

2 始发位置

2.1 独用叹词

独用叹词处于问答序列话轮始发位置的情况不算多,但是有一种用法出现频率相当高,也许每天都会用到,就是打电话的时候说的“喂?”打电话和接电话都有可能主动先说出这个“喂?”有一种说法^①,说这个“喂”最早是来自清末上海外滩电话交换所法国工程师测试电话时说的法语“oui, oui”,这是法语中的肯定应答词,也可以用于疑问句,表达“是吗?”的意思。当“oui”被吸纳进了汉语,丢掉了明晰的语源,受到汉语音系的规整,也受到电话场景的规约,就成了一个纯粹的汉语叹词。但是,作为测试电话信号的发问功能,却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高频用法。而且,这个发问是要求得到应答,通常也是能得到应答的。

^① 参看《发明与创新(中学生)》2020年第10期的“科普连连看”《打电话为啥要说“喂”》。

在电讯发达的现代社会,测试电话信号已经没有必要,因此“喂?”就成了电话开始的问候行为。当然,“喂?”可以自成话轮独用,也可以作为话轮首叹词引导后续话语进行更明确的问候,比如:“喂?老王你好啊!”另一个很容易想象到的场景,就是两个熟人意外邂逅,互相惊喜地说出一声“咦?”,并随后引发一连串的话轮。

2.2 话轮首叹词

在问答序列始发位置上,叹词居于话轮首位,起到开启话轮的作用,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1)1 大黄:真的是((抬手))

2 小谢:以后大家:额:那个李诞怎么说的,李诞说以后每个人都能录5分钟的脱口秀,好了,女明星们↑开始了((挥手))

3 小谢:畅所欲言了

4→欣怡:哎,你们说什么[路上干嘛了?

5→小谢:有些拘谨, [路上

6→小谢:路上,不是路上遇到,大黄那边遇到了一个人,说什么:说什么:

(南审 20211201)

这是一段语料转写的开头部分。场景就是同学们在收录语料,第2、3两行是小谢在组织大家开始录制语料,鼓动大家放开了说。第4行是欣怡正式开始了一段聊天。欣怡宣告聊天开始的方式,就是使用了一个叹词“哎”,用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标志着一段话语的开始,通常也就是一个新话题的开始。这个话题是以典型的问答序列的方式开始的——“你们说什么路上干嘛了?”,提出问题,获取信息。第5行小谢的前半句的思路其实还是接着她自己上面的第3行,后半句交叠的“路上”说明她注意到了第4行欣怡宣告聊天开始的叹词“哎”,转而接上了欣怡的思路,所以并发了一个交叠的“路上”,并且随即在第6行顺畅地接续了话轮,回答了第4行欣怡的问题。

开启新的话轮,是问答序列话轮首叹词的典型功能。除了作为整个言谈语篇开头的标志,叹词也可以作为言谈中因话题转换而开启新的话轮的标志,再举一例:

(2)1 R:我就想教,

2 而且咱们这个专业出去以后可以教语文也可以教英语.

3 L:@ tsei@

4 我语文老师也这么说.

5 我老师修的是教育学和文学的硕士,

6 (0.4)

7 就是修了两门.

8 R:((咳嗽))

9 L:然后她好像想当校长没当成,

10→R:哎能,能竞选校长是吗?

11 校长是要入党吗应该是?

12→L:应该是吧 (chat_1106#3)

此前的总话题都是职业规划,但第1到9行具体谈的是“我老师”的事,第9行说到“我老师想当校长”。第10行起,说话人R切换小话题,开始关注“当校长”这事儿,使用了“哎”作为开启话轮的标志,并且,“哎”在这里也还有急于转换话题的功能,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能竞选校长是吗?”引发了新的问答序列。从语音连贯性来看,这个“哎”后并没有停顿,比较急促,倒是在“能”后有些许停顿,重复了两个“能”,这说明说话人R是突然关注这事儿,思路的变化激活了新的关注点,引发了话题的变化。

2.3 话轮中叹词

叹词也有可能插入问答序列始发话轮中间。例如:

(3)1 W:从身边就能开始,[是吧?

2 Z: [对,从开始比如一块出去玩了。对吧?

3 大家小孩儿每个人手里都有吃的,那你是不是不用家长提醒,

4 你就可以把你的吃的分享给其他的小朋友?

5 这就是一个过程式教育,=

6 W:对。

7→Z:=你会告诉他,哎? 是吧?

8 W:言传身教。

9 Z:言传身教,你把你东西分享了,那你的孩子自然会耳濡目染的,

10 他就会,.hh 向你的行为有所贴近 (chat_20150607#2)

第2~5行是Z在讲述如何教育儿童学会分享。第6行W表示赞同,使用的是一个简短的“对”字。第7行是Z接续在第5行后的讲述,在说出“你会告诉他”的同时,Z对第6行的“对”做出了反应,就改变了原来的句子组织,产出一个叹词形成“哎? 是吧?”协调对齐二人立场。第7行发问的目的,是寻求认同。“哎”的使用是为了向对方寻求积极回应,推动相互认同立场的形成。随后的“是吧?”明确表达寻求积极认可的意思。共同立场形成的标志,就是后续第8~9行产出两个对应的“言传身教”所形成的对话共鸣。

2.4 话轮尾叹词

刘宁生(1987)已经注意到,在有些发问中,可独用的叹词也可以后置,例如:“你说什么,啊[a³⁵]?”“别再去赌了,啊[a⁵⁵]?”前者表示加强询问语气,后者表示弱化语气,表示请

求、征求意见或交代事情(比请求更为弱化)。该文限于时代,没有给出录音材料。我们根据自己的语感,采录了语音,图 1 可以形象地反映这类例句的韵律特点。弱化语气用法的话轮尾叹词,其语音连贯性较强,处于同一声调曲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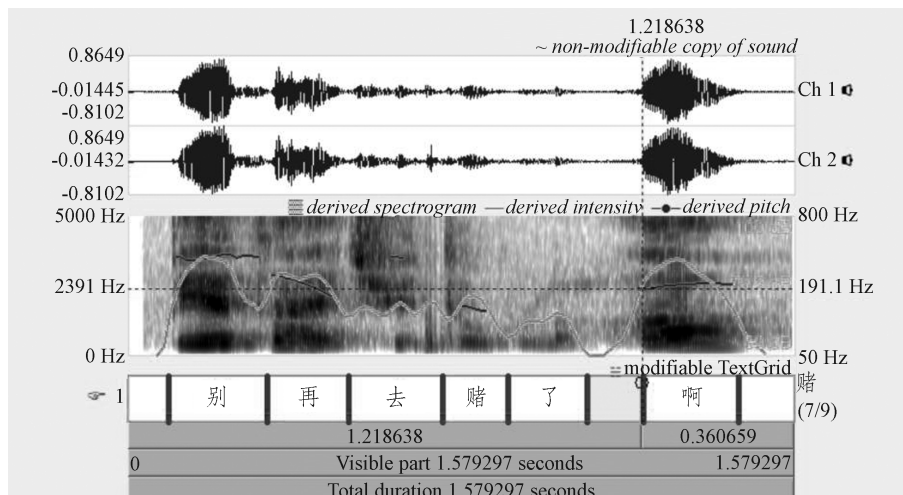


图 1 “别再去赌了,啊?”

根据我们的语感,也有可能不是弱化而是强化的情况,比如警卫质问可疑人员:“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啊[a^{35}]?”图 2 形象地反映这类例句的韵律特点。强化语气用法的话轮尾叹词,其语音连贯性较弱,可分别处于两个声调曲拱中。

弱化、强化两种用法都有可能,这符合前文 1.2 小节所述的理论预测(Stivers, 2018)。弱化语气用法的话轮尾独用叹词,随着声调曲拱的进一步约束,有可能合并到前面句子中。这样,从独立的叹词发展到接续在问句后面,有可能是句末语气助词的一条来源途径。因为话轮尾叹词的这个演变倾向,所以理论上话轮尾叹词出现在始发位置的发问话轮上的可能性更强。根据我们观察到的事实,其他序列位置上的话轮尾叹词确实很难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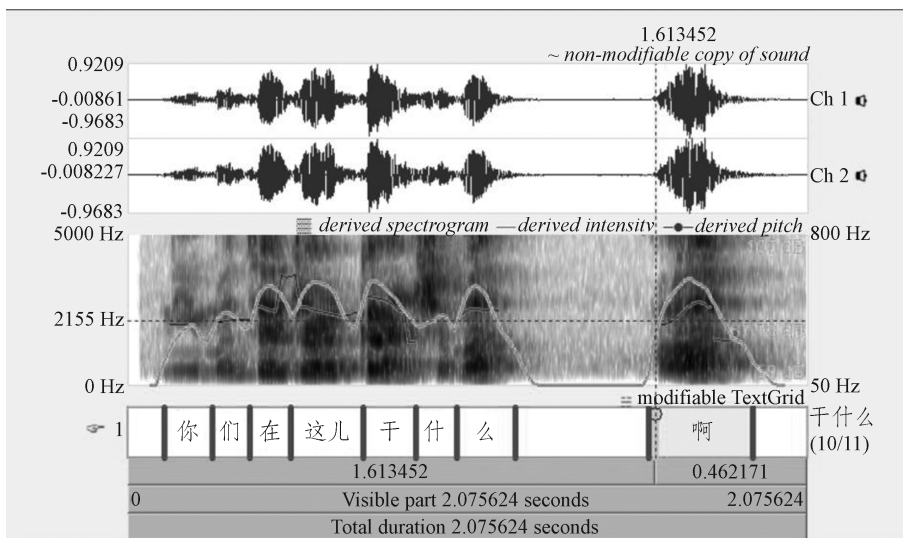


图 2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啊?”

3 回应位置

问答序列的回应位置,是叹词使用的典型位置。根据统计(Wang, 2021),汉语极性问的确认性应答中叹词的使用频率(56%)高于重复策略(36%),而否认性应答则更倾向于使用重复策略(48%)而不是叹词(17%)。在我们的语料中,确认性应答中叹词的使用频率也明显高于否认性应答中叹词的使用频率。

3.1 独用叹词

下面是一个在极性问的确认性应答中单独使用叹词的典型例子:

(4)1 J:你们怎的都(0.5)喝-喝开水了?

2→ 你们都吃完了?

3→Z: 嗯(ng⁵⁵)。

4→R: 嗯(ng⁵⁵),差不多了。

5 Y:[对

6 J:[再多-多吃点

7 这个还-这个还挺多的

(韩国料理店实录)

J、Z、R、Y 四人聚餐,J 询问其他受话人是否吃完饭。第 1 行先是一个疑问词问表达自己从观察中得出的疑问,希望其他 3 位给出原因,不过随即自己从观察中估计到大家可能都快吃完了,即对受话人的状态已经有较高程度的了解并做出推测,那么就转而使用了一个极性问来征询是或否的确认信息。在回应中,Z 和 R 都使用了“嗯”来应答,Z 是独用叹词构成独词句话轮,R 则是叹词作为话轮首。

张治(2011)提出叹词独词句“嗯”“只是用来表示应答,并不能表明同意态度”。顾倩(2020:20)提出“嗯”作肯定性独词句应答语时,“往往表示最弱的肯定形式,适合应用于比较低沉的语境中”。不过,上面的例子支持姜金钊(2023)的结论,这里二者都使用高平调,显示说话人对于自身状态拥有不容置疑的认识地位。

“哦”也是常见的对极性问的确认性应答中的独用叹词。例如:

(5) 1 L:那他>是不是<血脂也高啊?

2 R:他:一直就高.

3 (1.0)

4→R:三十多岁不就血压高么?

5→L:哦

(chat_20180929#1)

对比例(4)例(5),回应位置的“嗯”和“哦”是有区别的。在这两个例子里,二者并不能互换。例(4)回答“你们都吃完了?”只能用“嗯”不能用“哦”。因为自己对自己有没有

吃完,有百分之百的确认把握,用高确信度的“嗯”。而例(5)回答关于别人“三十多岁不就血压高么?”这样一个否定性的修辞性极性问,亦即反问,自己并不知情,只能用表示新知获取且给予认可的“哦”。

3.2 话轮首叹词

在英语会话中,话轮首位置通常可以放置“副词、话语标记、称谓词和认识表达等‘非强制性’成分”(伊丽莎白等,2024:370)。汉语,也是如此。话轮首的汉语叹词,可以作为话语标记和认识表达。还是以“哦”为例,独用的“哦”和话轮首的“哦”可能有不同的功能,取决于话轮首的“哦”后面话轮的内容。叹词的这种多功能性是叹词的核心语义在不同语境、不同序列位置上展现出的不同语义侧面。例如:

- (6)1 R:…呃我刚才听见爽:她爆发了,
 2→ =你听见了吗?
 3→L:哦,我听见了,
 4→ (0.5)[她说这不归我管
 5 R: [爽-
 6 爽 X 直接就拒绝了
 7 我是个运营::我不是客服 (chat_20180904#1)

以往的研究注意到了“哦”作为交互性资源和互动性资源(完权等,2023)的功能。丁倩(2010)从语境制约因素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语义分析,将反馈性的“哦”分为信息接收、理解、态度表达和施加影响四个方面。周晓君(2021)关注到了“哦”作为认识状态改变标记的作用,不仅在问答序列的回应话轮位置上能够实现,在问答序列的后扩展的起始位置同样如此。不过,例7却表明“哦”也可以是一个过程性资源(完权等,2023)。

第3行使用叹词加重重复发问中主要内容的形式来回应第2行的发问,并且在第4行0.5秒的停顿后,两位说话人并发了对事实的描述。L使用了延伸句的形式表达有标记直接引语,R先是使用了评价性描述,然后使用无标记直接引语,模仿“爽”的话语。第2行R的发问针对的是“听见了吗?”这是一个是非问。L在第3行已经提供了对该是非问的完整回答。所以第4行0.5秒的停顿说明,此时的L起初有可能在主观上是打算交出话轮的,也就是结束回应。第4行本应是一个纯粹的应答话轮。但是R没有立即发话,L才改变了主意,导致二人话语的交叠。不过,在R发话后,L事实上也随即交出了话轮,证明L原本就有交出话轮的意愿。因为第3行有重复策略的“我听见了”指向了命题内容,所以话轮首的“哦”的功能就可以不是指向命题内容表达新知接收,而是指向第2行的话语方式,即指向发问,表示我听到了你的发问,我接收到了你正在发问这一话语行为。这个“哦”就不必是一个新知获取标记,而可以是一个表示愿意接受话轮转换的话轮中过程性资源。

4 第三位置

尽管第三位置也可以定性为最小后扩展 (Schegloff, 2007: 118) 而放到序列扩展中讨论, 但是我们在语料中发现, 叹词是“结束序列的第三位置” (sequence-closing thirds) 的典型形式。因此, 本文以结束序列为标准, 将问答序列的第三位置叹词单独分节讨论, 包括两类: 独立使用的叹词话轮, 以及以叹词作为话轮首的话轮。

4.1 独用叹词

一个独立的叹词可以出现在回应位置, 也可以出现在第三位置, 表达对初始行为进行回应, 或结束先前的序列 (Heritage, 2013)。

(7) 1 R: 就咱们边儿上好多人都都都, 都九十多一百了

2 L: 哎那个: ZHANGYUQIN 的那个公公 =

3 R: = 啊,

4 [说呢, 九十多了?

5 L: [都一百多了

6 R: [[一百多了?

7 L: [[已经一百了

8 → R: 是吗?

9 → L: 一百啦, 嗯::

10 (1.2)

11 → R: 哦. (chat_20180904#1)

第 1~7 行, R 和 L 在谈论身边的长寿者, 第 6、7 两行是 R 和 L 的交叠, 第 6 行 R 表达了不确定的测度问, 在听到 L 的第 7 行后, R 在第 8 行使用极性问向 L 再次寻求确证。第 9 行是一个较少出现的例子, 在回应位置上, “嗯” 出现在话轮尾, 且有延音, 表达了深思却并未导致言语产出, 也就自然提示了话轮的结束。所以, 这是一个本该就此结束的话轮。但是, 也许一百岁给 R 的认知冲击实在是比较大, 所以在停顿长达 1.2 秒之后, R 再次发出一个叹词“哦”, 占据第三位置, 形成双方都认可的结束点, 真正结束了这个问答序列。

4.2 话轮首叹词

结束序列的第三位置也有可能是叹词加上其他形式, 重复或者变形。

(8) 1 → H: 你说就是现在会不会也有就是比如太宽松的那种教育, 会, 把人就是呃:

2 尤其小姑娘什么的, 培养得就特别地任性?

3 (0.8)

4 → DH: 公主病吗?

5→H: 嗯。有可能会这样。 (chat_20150607#1)

(9) 1→H: 嗯。那会不会: . hh 就是: 你说现在是不是还有, 这种在打孩子的°那种?

2→DH: 我觉得应该是存在的吧。

3 (1.2)

4→H: 嗯。[就是. (1.0) hh 虐童事件。

5 DH: [就是 (chat_20150607#1)

以上两个选段取自同一个对话语篇, 都是第三位置结束问答序列, 在表现上有 3 个共性。第一, 始发位置上话轮比较长, 内容比较丰富, 为后续话轮提供了评价的基础; 第二, 序列中间都有较长的停顿, 反映了说话人暂时没有刻意表达的内容, 尽管可能并不希望停止表达; 第三, 发话人在第三位置使用叹词开始了序列的结束话轮后, 在叹词后加上了评价。“用于终止序列”的序列首个话轮可以是总结性评价, 或是对先前谈话的要点或结果进行阐述(伊丽莎白等, 2024: 405), 这些都是第三位置评价的典型表现。

两个选段也有差异。例(8)的回应位置使用了又一个极性问, 那么第 5 行的功能是双重的, 既是第 1 行的第三位置, 也是第 4 行的回应位置, 但总的来说, 都是结束序列。例(9)第 4 行和第 5 行两人有一段交叠, 说的都是“就是”, 形成会话共鸣, 达成了立场对齐。

5 扩展

在问答序列中, 话轮产生扩展, 甚至是比基础相邻对本身更为常见的现象, 反映出话轮转换在转换相关位置或临近该位置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更加值得分析。

5.1 前扩展

在前扩展中, 交互谈话的参与者表现出对基础相邻对的倾向性, 并由此逐渐发展出基础相邻对。叹词在前扩展中的功能, 就是导向问答基础相邻对。

(10) (省略 24 个话轮, L 讲述某同学腮腺炎)

1 R: 太惨了,

2 那不应该给他单独分一个教室考么.

3 L: 不是他那个不能考不能来教室.

4 R: 哦:

5 L: 他就,

6 [不是

7 R: [然后他

8 L: 不是那个高考,

9 一模好像是.

- 10 R:哦:
 11 L:西城一模.
 12 R:哦:
 13→L:哎下周第一个就是你,
 14 R:我知道但是[还好]
 15 L: [下周第一个]
 16→R:你知道吗?
 17→L:下周?
 18→R:下下周.
 19→L:下周第一个 (chat_1106#3)

此前一分多钟的总话题也是考试,但具体谈的是某位同学腮腺炎把整个高考一模考场同学都连累了打疫苗的故事。从第13行起,切换小话题,说话人L使用了“哎”作为开启新话轮的标志,并且,这里也还有转换话题的功能。从语音连贯性来看,这个“哎”后并没有停顿,比较急促,说明说话人L是突然想起来下周课堂小测第一个人就是R,思路的变化激活了记忆,引发了话题的变化。第13行作为问答的前扩展引发了问答。问答序列在16—19行,这是一段澄清型问答序列(李悦娥,1998),相邻对的第二位置也是一个问句,对初始问句问到的全部或部分不理解的内容进一步明确澄清。

5.2 插入扩展

我们在语料中观察到两类叹词参与的插入扩展:修补式插入扩展,澄清式插入扩展。

5.2.1 修补式插入扩展

伊曼纽尔·谢格罗夫(Emanuel Schegloff, 2007:97)提出,插入扩展有两个要素:第一,应处于相邻对前件与所投射的相邻对后件之间;第二,插入扩展由相邻对前件的受话人发起。第一点当属必然,但第二点却是未必。语料中出现这样的例子,是由发话人自己发起的使用叹词引发的对问答序列的自发修补:

- (11)1 R:哎说起女生宿舍
 2→ 我今天跟你说了吗?
 3→ 哦我给你说了
 4→ 那什么在女生宿舍楼底下喊°出来°
 5→L:哦:这个知道知道知道((抬手示意))
 6 这个.哎.:这个有下
 7 这个没下文儿吗?
 8 有人了是吗? (chat_20190313#1)

R 试图讲述一件关于女生宿舍的事件,但是忽然疑惑自己此前是否说过,所以有了第2行的发问。但是,在第3行又随即回忆起来已经说过,所以立即就用了一个叹词“哦”来发起修补。这个“哦”很急促,跟后面的话轮内容之间没有停顿,表示对第2行发问的自我肯定“是的,我想起来了”,并引导随后的修补回答。第3、4行的修补序列也就插入到第2行和第5行的问答序列之中。所以,L在第5行开头的叹词并非例(4)所述表达确认信息的“嗯”,而是“哦”,这就是前面例(7)所述的表达愿意接受话轮转换的话轮中过程性资源。

5.2.2 澄清式插入扩展

更多的是叹词引发的澄清式插入扩展。受话人因为对初始问句问到的全部或部分不理解,而在回应位置上使用一个叹词表达疑惑,要求发话人进一步澄清意图。

(12) 1→L: 你知道英语课他们要@ 学@

2→ 现代汉语么?

3→R: 啊?

4 L: 他们英语专业那天我上去,那个,楼上,

5 就是我那天本来想打听打听楼上到底是@ 谁在,谁在逗@

6 R: 哦 (chat_1106#3)

发话人L向R询问是否知道英语系也要学现代汉语。R在第3行使用了一个表达疑惑的高缓升调“啊?”来回应,显然是在命题内容上并不知情,在情绪上也大感意外。王咸慧(2024)对后一点有研究,该文考察疑问应答中的“啊”,提出高平调和高缓升调在完成应答行为的同时也传递说话人的情感倾向。所以,L在第4行和第5行中,用了较长的话语内容来解说情况。第6行的“哦”说明解说有效。澄清式插入扩展也可以使用“嗯”,例如:

(13) 1 H: 对对对,然后就是.hh°我有点儿困

2 DH: @@. 你是真的想累了么?

3→H: 嗯?

4→DH: 你是想累了么?

5 H: 我想累了,我再想想。还有什么啊?

6 (1.2) (chat_20150607#1)

作为发起澄清式插入扩展的叹词“嗯?”和“啊?”的功能也并不完全一致。以“下一话轮验证”的视角来看,例(12)中“啊?”指向的是始发话轮的命题内容,意思是“你的问题的答案我不知道”,所以例(12)第4行就直接进行内容上的解释澄清。而例(13)中的“嗯?”指向的是始发话轮的发问形式,意思是“你问了啥问题我没听清楚”,所以例(13)第4行就干脆把第2行的问题又变换了一下形式重新问了一遍。

5.3 后扩展

5.3.1 修补式后扩展

谢格罗夫(2007:116)提出,他发修补是一种常被交谈参与者认为在相邻对后件之后便会结束的序列类型。不过,因为问答序列的特殊性,即是为了求取信息而不是传递信息,所以他发修补之后还仍有可能得到继续,于是就迎来了后扩展。

- (14) 1 L: ↓我跟你去吗?
 2 R: 嗯:::不用
 3 我自己去还得回来
 4 你就过去了?
 5 ↑你们去哪轰趴?
 6 L: 就. 我不知道,你看眼这地你认识吗? @
 7→ R: 是咱们上次去那地吗?
 8→ L: 你看眼这哪啊?
 9→ R: ↑↑啊西红门?
 10→ ↑↑诶? 嘶:我怎么感觉听着那么耳熟啊?
 11 L: 西红门就有一地铁站
 12 R: 对对对 (chat_20190313#2)

前8行是L和R两人在谈论周日去哪个地方。第9行R发起一个问答序列,求证信息。但是,随即L就在第10行用提出一个新问题的方式,引导R认识到自己的发问有问题。所以第11、12两行都是R用高调的叹词引导的问句,修补了自己的发问,以后扩展的形式,改造了一个问答序列。汉语叹词发挥自发修补功能也比较常见,例如:

- (15) 1→N: 你们也是二三级? 哦不,不是吧@@ (南审 20211204)

“哦”表示自己突然醒悟,结束了自己的发问。

5.3.2 评价式后扩展

谢格罗夫(2007:123-124)描述了英语叹词“oh”经常出现在“个人状态询问”序列后发起评价的案例。原例转引如下:

- (16) (7.09) TG, 1:26-37
 1 Ava: F -> ['hh] How'v you bee:n.
 2 Bee: S -> 'hh Oh:: survi:ving I guess, hh [h!
 3 Ava: SCT+ -> [That's good, =
 4 F -> =how's (Bob) ,
 5 Bee: S -> He's fine,

- 6 Ava: SCT -> Tha:;t's goo:d,
 7 Bee: °(Bu:;t.)= /°(Goo:d.)=
 8 Bee: ='n how's school going.
 9 Ava: Oh s:ame old shit.
 10 Bee: Shhhh! hh t! · hh
 11 Ava: I 'av [a lotta t]ough cou:rses.
 12 Bee: [Uh really?]
 13 Bee: Oh I c'n ima:gine. =<wh'tche tol' me whatchu ta:kin.

汉语叹词也有类似的情况。

(17) 1→D: 你开始择校了吗? 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已经开始择校了

((从N转向Q))

2→Q: 我们去年四月份就定下来了

3→D: 哦也是。我没有我没有我是后面才定的,

4 我之前四月份,[我四月份不是在跨考嘛

5 N: [XXXXXXXXXX

6 Q: 你四月份的时候还想考[八大保险呢

7 D: [八大保险@@@@@@ (南审20211204)

前两行是问答序列,第1行发问择校情况,第2行应答已然确定。从内容看,这个序列已经可以结束。但从第3行起,D对第2行的应答内容加以评论,开启了一段后扩展,而且话轮还比较长,所以就引发后续进一步的序列扩展。不过,扩展也还是围绕一个中心内容来扩展的,就是第2行问答序列回应位置中就已经出现的“四月份”。所以,这随后的几行,依然属于问答序列的后扩展。叹词“哦”以引导评价的方式开启了这一大段的后扩展。

6 结语

基于自然会话语料的问答序列观察显示,汉语无标记叹词并非仅是“确认/应答”的简略替代,所以,“叹词是代句词”的观点(刘丹青,2011)只反映了这个问题的一个层面。在互动中,叹词实际上是一组高度依赖序列位置运作的互动资源,对双方的会话交际行为进行实时的关系管理。叹词在始发位置可标记开启话轮、话题转换、吸引注意并引导轮换;在回应位置可表达认识状态与态度取向,并实施实时关系管理;在第三位置,叹词是结束序列的典型形式;在扩展位置中,前扩展中叹词引发问答,插入扩展常以叹词触发修补与澄清,在后扩展中可引导修补或评价。由此可见,叹词在互动中的功能差异不是由词项本身单独决定,而是由其在问答序列中的位置、后续展开与偏好组织共同塑造;确认与否认在叹词/

重复结构之间的分布差异,也折射出认识权威与立场表达的竞争机制。

从互动中序列位置的角度观察汉语叹词的功能,扩展了我们对叹词的认识,特别是对叹词作为互动资源功能的认识。同一个叹词在问答序列的不同位置,展现出不同的互动资源功能,“哦”“嗯”“哎”“啊”等都是如此,在不同的序列位置呈现出“多功能性”。互动语言学的位置敏感语法认为话轮序列类位置是互动中基本的敏感位置,不同敏感位置会带来不同的互动功能(姚双云,2024)。本文认为,叹词作为社会互动的资源,也遵循序列敏感的规律。当然以上仅仅是对问答序列中叹词的使用及其功能的大致描写,有理由相信,随着语料的丰富,汉语叹词以位置为核心的功能谱系有望得到更加精细全面的揭示。本文旨在提出汉语叹词在问答序列中互动功能的理论框架,无法深入到每个叹词的具体研究。根据前人的描写和我们的考察,有理由认为不同叹词彼此有功能上的清晰分野和功能交叠。不过限于篇幅,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描写,只能留待他文。

参考文献:

- 陈天琦. 2021. 互动视角下现代汉语叹词系统研究[D].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 丁倩. 2010. 叹词“哦”的语义及其制约因素研究[D]. 广州:暨南大学.
- 顾倩. 2020. 现代汉语肯定应答方式研究[D]. 淮北:淮北师范大学.
- 姜金钊. 2023. 互动视角下回应位置上叹词“嗯”“哦”的使用研究及二语教学[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李悦娥. 1998. 话语中的问与答结构探析[J]. 外国语(3):7-11.
- 刘丹青. 2011. 叹词的本质——代句词[J]. 世界汉语教学(2):147-158.
- 刘宁生. 1987. 叹词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3):49-55.
- 完权,李心言. 2023. 作为社会互动资源的叹词[J]. 汉语学报(3):2-19.
- 王威慧. 2024. 叹词“啊”的韵律特征及应答功能[J]. 汉语学习(4):55-64.
- 谢心阳. 2018. 汉语自然口语是非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的无标记回应[J]. 世界汉语教学(3):372-386.
- 谢心阳. 2021. 问与答:形式和功能的不对称[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姚双云,梁彩梅. 2024. 位置敏感语法的三类主要敏感位置[J]. 语言文字应用(1):83-97.
- 伊丽莎白·库珀-库伦,玛格丽特·塞尔廷. 2024. 互动语言学:在社会互动中研究语言[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治. 2011. 汉语同意相邻对中同意应答语的表现手段[J]. 当代修辞学(3):48-58.
- 张瑞祥,方梅. 2024. 现代汉语叹词的互动功能初探[J]. 辞书研究(3):36-47.
- 周晓君. 2021. 认知状态改变标记“哦”的功能研究[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0):40-46.
- Enfield, N. J., T. Stivers, P. Brown, C. Englert, K. Harjunpää, M. Hayashi, T. Heinemann, G. Hoymann, T. & M. Keisanen, Rauniomaa. 2019. Polar Answers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2): 277-304.
- Heritage, J. 2013. Turn-initial Position and Some of Its Occupant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57):331-337.
- Heritage, J & A. Roth. 1995. Grammar and Institution Questions and Questioning in the Broadcast News Interview [J].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1): 1-60.

- Wang, W. 2021. The Question-response System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J]. *Pragmatics* (4): 589-616.
- Raymond, G. 2003. Grammar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Yes/No Interrogatives and the Structure of Responding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 939-967.
- Schegloff, E. A. 2007.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Interaction: A Primer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Vol. 1.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ivers, T. 2019. How We Manage Social Relationships Through Answers to Questions: The Case of Interjections [J]. *Discourse Processes*(3): 191-209.
- Stivers, T. & N. J. Enfield. 2010a. Question-response Sequences in Conversation across Ten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42): 2615-2619.
- Stivers, T. & N. J. Enfield. 2010b. A Coding Scheme for Question-response Sequences in Conversa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 2620-2626.
- Zimmerman, D. H. 1984. Talk and Its Occasion: The Case of Calling the Police [G] // D. Schiffrin. *Meaning, Form, and Use in Context: Linguistic Applications*. Washington, D. C.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The Interactional Function of Interjections in Question-Answer Sequences

WAN Quan

Abstract: Based o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question and answer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teractional behavior, and the interactional function of interjections in question-answer sequences can be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urn management and real-tim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a conversation. The interactional functions of Chinese unmarked interjections such as “oh, um, ai, ah” in question-answer sequences can be described and explained in terms of their sequence positions. In the initiating position, interjections can mark the opening of the turn, change the topic, attract attention, and guide the rotation; in the responding position, they can express the cognitive state and attitudinal orientation, and implement real-tim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in the third position, interjections are the typical form of ending the sequence; in the expanding position, exclamations trigger the question-answer session in the pre-expansion, insertion of the expansion often triggers repair and clarification with interjections and leads to the repair or evaluation in the post-expansion. Different interjections show predictable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overall, interjections in question-answer sequences show a position-centered functional spectrum.

Key words: question-answer sequence; interjections; interactional functional; turn management; real-tim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责任编辑:黄均